

朝花周刊

评论

夕拾

综合

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盘点

无名之辈崛起,向600亿票房要质量

曾于里

中国电影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票房总量从1997年的10亿元发展到2018年突破600亿元,二十年间翻了60倍,令人叹为观止。600亿元的新高度,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美国的票房差距,在从“票房大国”到“票房强国”的路上又迈出一步。在新纪录面前,回望2018年中国电影历程,不禁要问:600亿元票房是怎么来的?去年中国电影市场有哪些可喜的变化,又有哪些值得警惕的问题?

十三》、文艺性探索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奇幻喜剧《天气预爆》、动作片《叶问外传:张天志》、港式武侠片《武林怪兽》和动作奇幻片《云南虫谷》等。但除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凭借强势到有点“透支”的营销在上映前6天预售破亿元外,其他国产电影票房平平,反倒是《海王》《蜘蛛侠:平行宇宙》《龙猫》等海外影片有更好的市场表现。

小成本制作《无名之辈》也是被反复提及的逆袭榜样。上映首日,因为正面撞击两部势头强劲的好莱坞大片《毒液》和《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无名之辈》的排映空间自然非常有限,首日票房和场均人次都远逊于榜首的好莱坞两强。但从第二天开始,观众口碑连续加持,对身边人身边事给出出色表现的《无名之辈》,票房迅速崛起,轻松逆袭夺冠,成为11月票房的最大实力派。

落地,但票补在市场已大幅减少。票补原本是一种促销手段,曾经它愈发成为烂片的“作恶神器”。很多烂片依靠票补获得极高的预售成绩,以唬人之势将观众忽悠进电影院,一旦有口碑的佳作没有进行票补,极有可能遭遇“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从短期来看,票补取消看似会影响观众的观影积极性,但从长期看,取消票补有望使片方摆脱恶性竞争,更加注重内容,也能吸引真正追求品质的观众重回影院,继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刘翼达(文艺评论家):9分

评语:用看似毫无意义的琐碎镜头,拼凑出国人的真实人生。一对有着文艺才华的老年夫妻,过着寻常的乡间生活:熏肠、缝紉、浇花、养鱼、闲聊、歌唱、写字、拉琴、爬山、野游、生病、丧葬、祭祖……他们活得乐观豁达、满足坦然,艰苦中洋溢情趣,痛苦时富有尊严,真善美得以自然流露。克制的镜头,得体的剪辑,让生活自然流淌。当我看到燕子回巢衔食喂幼,当我看到二老相伴墓前絮叨,不禁微微泪湿。简洁朴素的原生态生活竟有这样的震撼力,这是回避了刻意技巧后的高手所为。当代中国就在这样的镜头里被定格,成为标本。纪录片世界无限宽广,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想象。

张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9分

评语:生活会有起落,四季永远轮回,而生命可以一直在春天开放。看这部纪录片,会一直听到生命开花的聲音。春花摇曳,春风烂漫,那不过是他们一起相互扶持唱着歌跳着舞走过了冬天。他们是多么爱人爱生活,他们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以至于让我们看到泪流满面也要破涕为笑。这个影像构造的世界有太多瑰丽,而它却脱下了所有伪装,于是便打动了所有。

李亦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8分

评语:《四个春天》是一部散文电影,情景交融,娓娓道来;也是一册家庭影像日志,内涵隽永,耐人寻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就是细胞核。陆庆屹游子返乡,抓住一切机会用“摄影机-自来水笔”记录父母亲日常起居。两老相濡以沫,安逸度日,向世人传达一种社会标本意义上的生命观。这一家子的媒介素养令人叫绝,他们使用照相机、录像机、电脑上网、手机微信,微视频犹如家常便饭,一段段粗糙的影像溢出浓浓的亲情。同期声录下了父母的哼唱,既有当地山歌民谣,亦有上世纪流行的苏联歌曲,积淀为鲜活的民间音档。

陆庆屹拍这部处女作虽然持续多年,但局限于春节这个节点,总体上信息量还不够饱满。此外,全片纪录视角似乎刻意伪装“墙上的苍蝇”,实际上毋须回避必要的互动。本片提醒我们重温巴赞阐释的电影影像本体论,那些用摄影机拍下的“能够撩拨情思的人生的各个瞬间”,意味着“从时间长河中攫住生灵使其永生”。

齐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9分

评语:烟花散尽,二月的迎春花开满露台,燕子飞来飞去,亲人从未走远,野蜂飞舞难掩落寞,岁月相守春回圆舞,生活的质感从来这般,电影的本意不过如此。

口碑效应凸显,“无名之辈”破壳

2018年的国产电影票房虽然起伏起伏,但



上图: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
左图:口碑票房逆袭的2018最出色电影之一《无名之辈》

并非无迹可寻。其起伏曲线与电影口碑呈现出重要的正相关关系——电影口碑好,票房很可能走高;口碑差,票房大概率是不景气的。

以春节档的“四大金刚”为例。《捉妖记2》首日便凭借其合家欢属性以及强大的宣发大比分甩开对手,狂揽5.4亿元综合票房,《红海行动》则在当日仅收获1.28亿元票房和11.5%的排片,位列当日第四。然而凭借过硬的质量和汹涌而来的“自来水”效应,《红海行动》随即开始逆袭之旅。第二天,它挤掉前一天的《西游记女儿国》成单日票房第三,上映第四天单日票房超越《捉妖记2》跃升至第二。上映第五天,《红海行动》的上座率超过《唐人街探案2》,两天后反超后者成为单日票房冠军。最终,它以36.5亿元的总成绩成为2018年年度票房冠军。

再如暑期档身陷抄袭丑闻的《爱情公寓》和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又陷入同日上档的对垒戏码之中。在观众怀旧情感助推之下,《爱情公寓》迅速圈钱,首日票房是《一出好戏》的两倍,然而其名不副实的质量招致豆瓣评分不到3分,次日影片票房跌幅近60%,被《一出好戏》轻松反超,第三日票房更是仅为首日票房六分之一,最终的表现,远逊于有着“喻世名言”口碑的《一出好戏》。

且口碑不济,后几日报片便急剧减少,甚至纷纷败下阵来,比如《阿修罗》《欧洲攻略》《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谜巢》《战神纪》等,大多净亏损在1亿元以上。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观片后的口碑传播速度更为迅猛,对市场的影响和作用也更为及时和强大。可见,“流量明星+IP”的创作模式不再是通行证,好口碑不一定有最佳的票房,但糟糕的口碑在市场修正之手的的作用下,也几乎不可能成为爆款。

笔者以为,无名之辈崛起,口碑效应凸显,这才是2018年电影市场可喜的现象。口碑时代的到来,给予了小成本制作,小众题材和多元风格电影更多的市场机遇,这将有力倒逼中国电影整体质量的升级。

600亿元的“质量”更重要

2018年也是电影市场规范年,一系列优化中国电影整体生态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比如票补政策的调整、遏制天价片酬、加强税务监管等等,对整个电影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8年票补取消的传闻沸沸扬扬,虽还未正式

聚焦新创

《应物兄》:小说的节日和集市

项静



写作者与读者之间必须建立起适当的契约关系,一部作品才是可理解的。多年来,读者们走到平原而作家固守密林的情形历历在目,必定也有作家悄然移动了坐标,而读者落在了原来作家的时间里。

我们可以把李洱的《应物兄》看成一部学院题材的知识分子小说,的确是学院大厦的影子;也可能被作品中的女性描述所触怒,男作家们的寡白他也没那么容易逃脱;我们还能被喜剧性讲述所引领而四处踌躇和精神发慌,被儒学的幌子吸引去寻找思想体系和意义的巨柱等等。《应物兄》埋藏了众多的线头和路径,坐实了其中任何一个就是掉进了陷阱,毕竟在作品中它们哪一个都没有建立自己的优越感,它们众生平等,因汇聚而拥有力量,成为整饬而绝妙的宇宙,以整体性的臃肿身姿,漫卷生活泛起尘土落叶,树立起当代长篇长篇小说的一面镜子。

小说在应物兄访问“来还是不来”的问号中跃入生活的巨流中,在一个悬念中诞生,带着蜜力进入生活的巨大岩层;成立儒学研究院延请儒学大师程济世归来,进而创立太和研究院,资本和政治权力加入事件和能量不断升级,《应物兄》整体上跟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具有某种相似性,是一个事件小说,由一个看似普通却又万里跋涉的事件贯穿时间。而占据大部分小说空间的却是捕捉现在时间中的具体,虚弱的,好笑的,好玩的,可悲的,像万花筒,好像是众人出发去寻找宝藏而又迷了路,看到的都是雾中风景。

李洱否认小说中的大学原型是求学多年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也不是累年生活工作环绕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北京大学,更不是作家故乡济源的一个大学,那个地级市根本

不存在这样一个大学。这是小说家惯用的伎俩,又是蓄意为之以守为攻的据点,他建立了一个暧昧不明的契约,他所描写的不是实际中发生的事实,似真似假,智慧的争辩,修辞和引用,隐喻和讽刺,轶事和思索,纯粹卖弄唇舌的离题和格物致知,绝妙混杂的宇宙以及对身居其中的游戏精神和自由的致敬。

这个“宇宙”又是一个谨严的世界,披阅十载以前是形容《红楼梦》的,现在它真实地成为《应物兄》的注脚,这不是行为艺术,而是小说的另外属性。这种小说是无法一次写就的,在才华、激情和灵感却步的地方,他为这个庞大的躯体不断塞进合情合理的日常性、知识性、自由的分子和原子。小说中的人物很多是学者,他们的日常即是无尽的谈话,观点、看法、真理被引用成口语和对话,谈话中的人情、幽默褶皱做成中式雅致的周全。即使是这个虚构的校园和研究院,李洱也给予了足够的细致和精心,他让程济世的讲座的门票有72张,对应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巴别塔的座位是300个,对接“诗三百”,程济世在博雅国际酒店入住,首选九楼,所谓的“九思”,应承《周易》《楚辞》《管子》。作家使用了农业文明的叙事伦理和语法,从史诗思维和心理学现实的架构中跳出来,讲究实在,具体、琐碎和叠屋架梁。小说里有很多关于猫、狗、马、驴的知识,津津乐道于羊杂碎、仁德丸子、男女关系、人情世故、清谈对弈,这种叙事跟小说的整体框架关系是疏远的,但是它们不断蔓延膨胀,去弥补和填充小说中的大量空间,带着设计、手工劳作、装饰术的特点。

近年建立起来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是在当代的中国,小说已经赶不上现实精彩。《应物兄》逃离了这个乏味的游戏,他略微调整了蠢测真实和生活的准星,可以把它放在拉伯雷和左拉、福楼拜们之间,也可以放在先锋派小说与宏大现实主义中间,它给予了

很多潜在的阅读期望以满足。《应物兄》的现实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也不是一般小说中急于模仿和代入的那个鲜活的热气腾腾的现实。小说用似真似假的知识和我们心神领会的真人真事真情,以诸多我们熟悉的情感和神经反射路径,造就了一种现实的装置,这个装置是物自体式的现实,它自成体系自我生长,可以不以我们所期待的现实发生关系,但是假装发生很多形式上的关系。它满足我们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观看猎奇的需要,又指摘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时间和主体性的可能,理解古典与当代的再次相遇,把一个文辞和谈话组成的世界,镶嵌进消费主义和欲望化、权力资本加速运转的现实中。

《应物兄》去除了抒情和刻奇的可能,遵循着自己创造的物自体的现实,使得被描述的世界自然而自由,最大可能地容纳了沉默、啜饮、服膺、反抗、反思、复杂、晦暗等人类的境况和态度,为小说赢得了尊严和难度,从而使它进入小说艺术的历史之中,处在一个可以跟过去和未来的小说对话的位置上。鉴于作家李洱对于现代小说这门艺术的深心眷注,庞然大物的《应物兄》首先是对小说艺术和中国当代小说写作方式的一次“对话”行为,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小说的节日和集市,是昆德拉意义上的“将小说艺术全部的历史经验给予它作为基础”,在小说的节日和集会上,边走边看,讨价还价,买楼还珠,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赞美和批评都可以喋喋不休。它们都是无尽的谈话,就像应物兄看似沉默的舌头。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



乱弹

“思想跨年”与思想秀的贩卖

杜浩

从2018年跨进2019年的关口,国内卫视推出多场“跨年思想盛宴”,其中有知识大V“十年之约”大型演讲,有“时间的朋友”演讲秀,有“更好的明年”经济学家演讲大会,有各行业专家汇集的“留给未来的备忘录”跨年演讲,网络上播出的则有某大牌主持人的演讲“对白”等。这火起来的思想跨年,反映了社会变迁中人们的哪些心态特点和变化?

在深圳一体育馆的大型舞台上,罗振宇在演讲秀中讲到时间的无情流逝,“岁月不饶人,你们确实没有饶过岁月……”并发问,“我能看到事实吗?”“我们能感知‘非共识’吗?”“我的时间够用吗?”他向观众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小趋势”;对于有“寒冬”一说的2018年,世界又起变化,既然跟随大趋势走而基本不会犯错的年代已不再,那么,决定一代人个体命运的,是需要每个人去主动发现“小趋势”。他举例明星开餐馆、云吸猫、人工智能等,来解释“小趋势”的各种可能性。对那些需要焦虑解药的观众,演说者说:“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说安慰也好,说启迪也对,这样的“思想跨年”怎么听着都有点心理按摩的味道。

另一位知识大V关于“忙”和“茫”两个生活角度切入,让观众产生“焦虑代入感”。演讲的目的是要抓住大众“年终焦虑”这个痛点,开出“药方”,化解他们的知识渴求。2018年的宏观经济态势,危机中孕育着突破和变革,十年后的世界会怎样?未来手机、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癌症治疗、人工智能等等新事物,都会给观众带来一些全新的想象……他说,我们“每个人对生命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等等这些温暖的有感情的事情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学习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和善良的能力,是我们走向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岁月的根本动力。这些能力的保持,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这些老生常谈的话听着并不陌生,在这个关节点甩出来,似乎也无法反驳。

向青年观众讲自己饥饿的记忆、青春的机会和社会的变迁,将人生与大时代交在一起,对“佛系青年”“过劳回”“坚守尝试”等年轻人遇到的生命、生活状态、话题,试图给出带有个人经验性的指导。

为什么“思想跨年”这么流行?有人说,这是如今“知识付费”大潮兴起的结果,源于“知识的焦虑”,它的确反映了当今时代众多的人们面对新时代,新的生活节奏与需要不断变化挪移的身份所产生的焦虑和困惑。知识大咖说自己为“忙”和“茫”而感到焦虑,或许是一种开讲角度或技巧,而很多人溢满人生的惆怅、恍惚和沮丧,又该怎样安抚?每一个社会人如今都难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都在趋近与思考中迎接不可预知的未来,怎样抓住趋势,把握个体命运?怎样处理人和科技、自然的关系,不被时代所抛弃,获得身份感和存在感?这些,已成为大众不言而喻的普遍性焦虑。

在新时代来临时,大众面临的问题、生命问题、精神问题、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生活问题,乃至对幸福的追问、对信仰的理解、对未来的仰望等,的确需要得到预测和解答,也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寻找相应答案。对一个个“知识跨年”“思想跨年”的演讲秀,很多人是持欢迎和赞同态度的,它们为受众打开反观自我而纾解日常积蓄压力与焦虑的可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为相同或相似的需求和渴望、共同的难题寻求应对的共同经验和智慧,本意不错。然而,比“思想跨年”“知识跨年”更能持久或为人们焦虑“安慰剂”和“药方”的,或许并非这样或那样特殊、片断的“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个人生目的的概念的知识、见识、思辨与追问,是更系统更辽阔的人的视与知的能力,挟带着真诚人生经验而非煽情式演讲的更为崇高的感情和更为透彻的思力。

任何时代的民众提升自我的主要渠道,恐怕不是一两个代言人或所谓“智者”“名人”的“思想秀”。伟大的认知能力和无私广博的胸襟相结合,才是最易于产生出真正的智慧来,而这跟深阅读、勤思想、善质疑更有关联,与一场场思想秀的贩卖无关。